

《失物图书馆》试读

第一章 欢迎不光临

我读过很多类似的故事，多到知道他们的套路。故事总是发生在一个离家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角色总是十分的迷人——如果再来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或者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坏男孩就更好了。那些好书会给你不可思议的故事或者让你绝对意想不到的反转，让你惊讶得喘不过气来。这些故事我都了熟于心。熟悉到我意识到我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故事中，而且我已经知道我会讨厌故事的结局了。

“为什么圣地亚哥总是拒绝在九月迎来秋天？”玛丽索尔，我最好的朋友问道。“秋天应该穿靴子、围巾还有毛衣，而不是小吊带。啧。快变变吧！”

“因为天气魔杖和神灯都被我用光了。”我有气无力地说道。我正看着粉刷匠给我的公寓贴条，然后再喷上新的大理石灰颜料。

“达西？”

我向她眨了眨眼睛，微笑着，把烦恼变成了白日梦。她是对的，我们因为闷热的下午而萎靡不振。“我们”阴暗的庭院桌子属于胡佛大街 316 号的所有房客，但我和玛丽索尔在这里呆的时间比其他人多。三个弯曲的长凳像瓜片围绕着基座。我们把它们都占领了，在有缺口的马赛克瓷砖顶上消磨我们的时光。我们很少在我的公寓里闲逛，不管我母亲是否在家。

我又抓起一把爆米花，正好纽索姆太太带着她的白色贵宾犬桃桃出现在 15B 单元门口。“四点了，”我对玛丽索尔说，然后翘起下巴。

“准备好了。”

整栋楼都可以通过我邻居和她的印花家居服来设定时钟。她锁上门时，一只鸟从楼梯口俯冲而过。我的眼睛眨了一下，桃桃从她的主人身边抽身而去，拖着她的皮带奔向楼梯。

“我去找她，纽索姆太太！”我喊道，从长凳上跳了起来。我设法从最下面的台阶上猛扑上去。

“谢谢你，达西！”我的邻居喊道。“我马上下来！”

玛丽索尔睡眼惺忪地伸出手来，把气喘吁吁的狗放在腿上。

即使是一只离家出走的小狗也没能阻止纽索姆太太做她一直做的事。她的脚跨过楼

梯平台，就在她到达我的公寓时，她的脚步放慢了脚步。她不想被控告偷窥，但她仍然抬起草帽的帽檐窥视着我家的前窗。也许今天窗帘不会拉得这么紧。也许今天早上我妈妈在百叶窗上留下了一条缝隙。

今天没有。从来都不会有。

我伸手去挠挠桃桃，很明显，不只是她的主人对我的公寓感到好奇。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像其他房客一样在夏天打开房门。他们是否也在想为什么我们的门口看起来不一样？没有盆栽植物和漂亮的迎宾地毯，却总是有棕色的快递箱？

玛丽索尔叹了口气，在卷毛狗白皙的下巴下轻轻一弹，紧紧地搂着她。“我还要一只狗。一只像这样的小家伙。”

“是的，”我笑着说，想象着她的四个兄弟姐妹和两只德国牧羊犬。“你们家还想要一个新的生命。”

“下午好，姑娘们。”纽索姆太太扑通一声坐在我们旁边，吃着爆米花。我把那带爆米花推了过去。拿去吧，女士。

“哦，这不是很好吗？纽索姆太太指着U形庭院，指向那些已经被覆盖上新灰色油漆的公寓。她从玛丽索尔手里抓过桃桃，把她放在地上。“你们现在住了下来。”她对我们来说，“我和那肮脏的绿色一起生活了24年。如果不是霍奇先生最终卖掉了这栋楼，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年。才一个月，新油漆就已经刷上了。你和你妈妈见过托马斯吗？”

“还没有。”我用我的英语笔记本扇着风。

“好吧，他真是太好了。一个积极进取的人。不像霍奇先生那个一无是处的侄子。她大嚼着爆米花。“我相信托马斯很快就会到你家门口来。他就是那种人。“风度翩翩。”她左顾右盼，像是下一句话是什么独家大秘密。“他告诉我一些即将进行的内部升级。包括油漆后的新栏杆，你知道的。”

我的脸一定是在暗示我不知道，因为纽索姆太太皱了眉头。“你没看传单吗？为什么，托马斯今天一早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了。就像我说的，干劲十足。”

她挥手道别，桃桃在她身后小跑着走了，把我困在一个空气慢慢漏出的房间里。只有我在外面，周围有一个星球的氧气。

我用汗淋漓的手指扯了扯我的黑色T恤，轻推了一下玛丽索尔的活页夹。“你没听见吗？”

“听那个讲个不停的老太太吗？”玛丽索尔把爆米花夹在她紫红色的嘴唇间，然后回到数学作业上。“我不知道。什么什么托马斯。什么什么栏杆。”

在这样的時候，瑪麗索爾和我之間的差異表現得最為強烈。當我的半古巴半墨西哥朋友花時間思考跑步機和自行車，或者哪種顏色的牛仔褲最適合她的珊瑚色上衣時，我不得不擔心這樣一個事實：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干正事的公寓經理。對我媽媽和我還有樓上沒有迎賓墊的公寓來說可能太好了。

瑪麗索爾一路滑向我的長凳，手指輕拍我的肩膀。“好吧，說吧。你臉白了。而且你又拿着書了。”

我低頭看了一眼，意識到我的手已經鑽進我的黑書包，伸手去拿書。《大衛·科波菲爾》在我的左邊，半躺在瓷磚上。我右手抓着《紅字》。

我放棄了狄更斯的經典作品，但仍然抓着《紅字》。“油漆只是個開始。他們會發現的。那我們去哪兒？”“媽媽和我，她和我。我們。”

“油漆？什麼意思？”

但我，達西·簡·威爾斯，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兩個工人出現，在灌木叢上披上垂布。所有的人都盯着我們，我們很快就得收拾行李了。但現在不行。還不行。再說了，這張桌子上濺了些東西有什麼關係？早就被磨沒了，我們還用根啤酒漬和紅色指甲油給桌子增添了色彩。幾年前，瑪麗索爾畫了一個小小的黑心，給桌子邊緣洗禮。在它旁邊，你仍然可以辨認出我畫的五角星。

“達西。怎么了？”

我的指甲在易碎的瓷磚上留下了痕迹。“我真實睡前故事。”

瑪麗索爾說：“從你的外表來看，更像是那些病態扭曲的童話故事。”

“是的。這是胡佛街 316 號得到了在我們身邊住着的新老板和新經理，”我說，然後告訴她所有剩下的，如果新經理可以看到一切，他也希望知道一切。在所有的室外工作完成后，他想對公寓的內部進行改造。托馬斯必須檢查每個單位。工人們就會來。

“他們會進去的，”瑪麗索爾低聲說。

“我們在這里住了 12 年。霍奇先生總是不做任何事就續約。沒有檢查。我從水瓶里啜了一口，把冰冷的塑料擦過額頭。“除了媽媽和我，四年来唯一踏進那間公寓的人只有你……和馬可。”

瑪麗索爾撐起我的肩膀。“別這樣說，好嗎？馬可很樂意幫忙。”

“他不應該幫忙的。”我的聲音變粗了，但還是很小聲。“他晚上不應該大老遠來這里，就因為我的洗碗機漏水了。”

“怎么，從他宿舍到你家門口只要 20 分鐘。”

“这和开车无关。”其他房客在他们的固定装置坏了的时候打电话给维修部。我们买了一些我们买不起的零件，玛丽索尔的工程天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术明星哥哥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项工作。有时候，我妈妈都不知道。“即使没有升级改造工程，我们的租约在六个月后仍然到期。然后这个新来的托马斯就会来检查我们的公寓，或者像纽索姆太太这样的人最终得知我们前门后面有什么东西时，他们就不可能再租给我们了。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推荐人去别的地方。我们不能回我奶奶家了。永远也回不了。”

“你会找到办法的。”

“就因为你这么说？“我的生活不是一块我的朋友能够轻易围着我包裹的布。它不能被缝成一件完美的衣服。”

“是的，就因为我这么说的，”她说，就好像她的话就是圣旨。

我手里的《红字》有一个黑色的封面，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字母A。我妈妈也戴着一个想象的字母。她给自己打上的。“她必须想办法，”我告诉玛丽索尔。

我的朋友点点头。“她好多了，对吧？有好一点点吧？就算是在你们——”

“你现在看到的是，就是好一点点，在那扇门后面。但那不足以续租。我和她缺了什么？就像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就在我面前，但我看不见。”

“是的，我知道，小达。我知道。”玛丽索尔伸手去拿她的绿松石皮包。她拿出几包口香糖，扔到桌子对面。两种薄荷，肉桂，草莓，橘子，经典口味的泡泡糖。

玛丽索尔最喜欢的除了时尚，还有口香糖。也许她认为她愚蠢的喜好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像她试图用明亮的包装纸和银箔纸来覆盖我的缺口一样。

她摇动着肉桂口味的泡泡糖，皱起了眉头，但我挥手拒绝了。“我很好。你打算把口香糖给我整栋楼吗？”

“没，”她喃喃地说。她嘴里嚼着两块薄荷味泡泡糖一直嚼到到它们变软。“只是给你几个选择。而且，嚼口香糖有助于你更好地思考，这是一个事实。“她的眼睛突然闪了一下，“说到思考，每日一词。说吧。”

“现在？但是——”

“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反驳我。你喜欢这个，而且可能已经选出一个了。”

“好吧。”我们玩这个游戏已经很多年了。我的工作提供文字，越晦涩越好。玛丽索尔从未想出正确的定义，但这从未阻止她不断地问我。“今天的每日一词是臭嘴。”

“丑嘴？”她问道，用舌头嚼着口香糖。

“不，臭嘴。”

玛丽索尔摆出她最好的学术脸，用手指在耳朵上转来转去。

是的，这就是我的生活。

她摆正了姿势。“臭嘴。经常在驾驶座和中控台之间的空间里扔小东西的人。比如梳子、水瓶盖或发带。”

“你是那种情况的典型代表，但这叫做‘开车时做太多事情’。”

她皱着鼻子。“好吧，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我的一本书给自己扇风。“用了太多淫秽语言的人。”

“不，不可能。”

“是真的。”

“这一次，我会记得的。”玛丽索尔试着展示了她最好的臭嘴能力，一个接一个的脏话在破碎的蓝绿色瓷砖上流淌。

我给了她热烈的掌声。

她优雅地鞠躬。“嗯，那很有趣。现在我们要看看你的邻居在说的传单。在哪里？你收到邮件了吗？”

我摇了摇头。这是我妈妈应该做的另一件事。

“我去。”她一只手伸进我的包里。“我发誓，如果这里还有一本书的话……”当她掏出我的钥匙时，她躲过了我尖锐的目光。当玛丽索尔·罗伯斯穿着她的设计师牛仔短裙去邮箱时，她把庭院变成了一场时装秀，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就像那些她梦想有一天能为他们打扮的模特那样。胡桃木褐色的头发，反射着灿烂的阳光，披散在肩上。每一个动作似乎都伴随着音乐，每一个步子都好像在跳桑巴舞。

看着她，我情不自禁地在她的镜子里看自己的身体。她的曲线，娇小的身材使我5英尺9英寸长的腿和躯干的看起来更长了。身高确实有它的优势，可以窥视人群，够到货架上的物品，买牛仔裤不用缝边，但有时我不得不在这个世界里收敛我的四肢。玛丽索尔的外形像火焰，而我却像一根火柱。

玛丽索尔带着传单，回到长凳上，把光着的膝盖拉到下巴。我把以后要担心的账单分开，看了新经理的橙色传单。正如纽索姆夫人所说，外部和公共区域的升级将首先开始。下周工人们要安装一个闪亮的新栏杆，房客们被告知要注意孩子和宠物。

“你觉得他们不会把这张桌子处理掉吧？我们的桌子？”玛丽索尔问道。

我在寻找着她的小黑心和我的星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褪色了，但我们

总是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们。“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那就太糟糕了。”

她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把嘴里的薄荷糖团拿出来，压在水泥顶下面。“我要用它来纪念我。”

玛丽索尔咯咯笑了。我笑了。然后我们又笑又笑，它深深地灼伤了我的喉咙，还打在我的肋骨上。

当撞击声响起时，我们正在抹眼泪。我们猛然抬起头，看向唯一可能的源头。可能是玻璃，家具，陶器，甚至三者都有。但它不是来自其他地方。我们都知道它来自我的公寓。

我对玛丽索尔皱起了眉头，那一瞬间的欢笑已经变成了褪色的记忆。我抓起钥匙。“在这儿等着，”我说着，把腿从长凳上摆了过去。

她也站着。“我来了。”

“没有。”

“我不介意，达西。让我来帮忙吧。”

“我需要一个人去。拜托？”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肩膀耷拉着。“好吧。”

我上了楼梯，没有用摇摇晃晃的扶手。我的钥匙打开门锁，打开了一扇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生活之门。没有迎宾地毯的生活。